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二

尺六

宋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太子年至十歲諸釋種中五百童子皆  
亦同年太子從弟提婆達多次名難陀次名  
孫陀羅難陀等或有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  
復雖有三十二相相不分明各閑技藝有大  
筋力時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既聞太子諸  
藝皆通名徹十方共相謂言太子雖復聰明  
智慧善解書論至於力膂詎勝我等欲與太  
子校其勇健爾時父王又訪國中善知射者

而召之來令教太子即往後園欲射鐵鼓提  
婆達多等五百童子亦悉隨從時師即便授  
一小弓而與太子太子含笑而問之言以此  
與我欲作何等射師答言欲令太子射此鐵  
鼓太子又言此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將來  
師即授與太子便執七弓以射一箭過七鐵  
鼓時彼射師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知射藝  
以一箭力射過七鼓闇浮提中無能等者云  
何令我爲作師耶爾時白淨王聞此語已心  
大歡喜而自念言我子聰明書論算數四遠

悉知而其射藝四方人民未有知者即勅太子及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又復擊鼓唱令國界太子薩婆悉達却後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諸人民中有勇力者可悉來此到第七日提婆達多與六萬眷屬最先出城于時有一大象當城門住此諸軍衆皆不敢前捉婆達多問諸人言何故住此而不前耶諸人答言有一大象當門而立舉衆畏之故不敢前捉婆達多聞此言已獨前象所以手搏頭一即使躰地於是軍衆次第得過爾時難陀又

與眷屬亦欲出城其諸軍衆徐步漸前難陀即問何故行遲諸人答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躰在城門妨行者路以是故遲難陀即便前至象所以足指挑象擲著路傍無數人衆聚共看之爾時太子與十萬眷屬前後圍遶始出城門見於路傍人衆聚看即便問曰此諸人輩爲何所看從人答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躰在城門妨人行路難陀次出以足指挑擲著於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於是太子即自念言今者正是現力之時太子便即以

手執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  
還甦無所苦痛時諸人民歎未曾有王聞此  
已深生奇特如是太子及提婆達多并與難  
陀四遠人民皆悉來集在彼園中爾時彼園  
種種莊嚴施列金鼓銀鼓偷石之鼓銅鐵等  
鼓各有七枚爾時提婆達多最先射之徹三  
金鼓次及難陀亦徹三鼓諸來人衆悉皆雅  
歎爾時羣臣白太子言提婆達多及與難陀  
皆已射訖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願太子射  
此諸鼓如是三請太子曰善而語之言若欲

使我射諸鼓者此弓力弱更覓強者諸臣答  
言太子祖王有一良弓今在王庫太子語言  
便可取來弓既至已太子即牽以放一箭徹  
過諸鼓然後入地泉水流出又亦穿過大鐵  
圍山爾時提婆達多又與難陀共相撲戲二  
人力等亦無勝者太子又前手執二弟躋之  
尺六  
於地以慈力故不令傷痛爾時四遠諸人民  
衆既見太子有如此力高聲唱言白淨王太  
子非但智慧勝一切人其力勇健亦無等者  
莫不歎伏益生恭敬爾時白淨王即會諸臣

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應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頂又復勅下餘小國王却後二月八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至二月八日諸餘國王并及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懸繒旛蓋燒香散華鳴鍾擊鼓作諸妓樂以七寶器盛四海水諸仙人衆各各頂戴授婆羅門智是乃至徧及諸臣悉已頂戴傳授與王時王即以灌太子頂以七寶印而用付之又擊大鼓高聲唱言今立薩婆悉達以爲太子爾時虛空天龍夜叉人

非人等作天妓樂異口同音讚言善哉當於迦比羅施燒國立太子時餘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子爾時太子啓王出遊王即聽許時王即與太子并諸羣臣前後導從案行國界次復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閭浮樹下看諸耕人爾時淨居天化作壤蟲鳥隨啄之太子見已起慈悲心衆生可愍互相吞食即便思惟離欲界愛如是乃至得四禪地日光昕赫樹爲曲枝隨蔭太子爾時白淨王四面推求問覓太子從人答曰太子今在閭浮樹

下時王即便與諸羣臣徃彼樹所未至之間  
遙見太子端坐思惟又見彼樹曲蔭其軀深  
生奇特時王即前執太子手問言汝今何故  
在於此坐太子答言觀諸衆生更相吞食甚  
可傷愍王聞此語心生憂惱慮其出家宜急  
婚娉以悅其意即便呼之俱共還國太子答  
大六  
言願停於此王聞其語心即念言彼阿私陀  
往日所說太子今者將如其言王即流淚重  
喚還國太子既見父王如此即便隨從歸於  
所止王恐愁憂不樂在家更增妓女而娛樂

之爾時太子至年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  
太子今者年已長大宜應爲其訪索婚所諸  
臣答言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  
有女名耶輸陀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  
過人禮儀備舉有如是德堪太子妃王即答  
言若如卿語便爲納之王還宮內即勅宮中  
聰明有智舊宿女人汝可徃至摩訶那摩長  
者之家瞻看其女容儀禮行爲何如耶可停  
於彼至滿七日受王勅已即便徃彼長者之  
家於七日中具觀此女還答王言我觀此女

容貌端正威儀進止無與等者王聞其言極大歡喜即便遣人語摩訶那摩言太子年長欲爲納妃諸臣並言汝女淑令宜堪此舉今欲相屈時摩訶那摩答王使言謹奉勅旨王即令諸臣擇採吉日遣車萬乘而往迎之既至宮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禮又復更增諸妓凡六五女衆晝夜娛樂爾時太子恒與其妃行住坐卧未曾不俱初自無有世俗之意於靜夜中但修禪觀時王日日問諸妓女太子與妃相接近不嫁女答言不見太子有夫婦道王聞

此語愁憂不樂更增妓女而娛樂之如是經時猶不接近時王深疑恐不能男爾時太子聞諸妓女歌詠園林華果茂盛流泉清淨太子忽便欲出遊觀即遣妓女徃白王言在官日久樂欲暫出園林遊戲王聞此語心生歡喜而自念言太子當是不樂在官行夫婦禮所以求出園林去耳即便聽之勅諸羣臣整治園觀所經道路皆令清淨太子即便徃至王所頭面禮足辭出而去時王即便勅一舊臣聰明智慧善言辯者令從太子爾時太子

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東門國中人民聞太子出男女盈路觀者如雲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伛拄杖羸步太子即便問從者言此爲何人從者答曰此老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爲老答曰此人昔日曾經嬰兒童子少

年遷謝不住遂至根熟形變色衰飲食不消氣力虛微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故謂爲老子又問唯此人老一切皆然從者答言一切皆悉應當如此爾時太子聞是語已生大苦惱而自念言日月流邁時變歲移老至如電

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太子從本以來不樂處世又聞此事益生厭離即迴車還愁思不樂時王聞已心懷煎憂恐其學道更增妓女以娛樂之爾時太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此言心生憂

尺六

慮而自念言太子前出逢見老人憂愁不樂今者云何而復求出王愛太子不忍違異儀俛從之即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還輒不樂今者已復求出遊觀吾不能免遂復許之諸臣答言當更嚴勑

外諸官屬修治道路懸繒旛蓋散華燒香皆使華麗無令臭穢諸不淨潔及以老疾在道側也爾時迦比羅施塊城四門之外各有一園樹木華果浴池樓觀種種莊嚴皆悉無異王問諸臣外諸園觀何者爲勝諸臣答言外諸園觀皆等無異如忉利天歡喜之園王又勅言太子前出已從東門今者可令從南門出爾時太子百官導從出城南門時淨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顏貌瘦黃舉身顫掉不能自持兩人扶腋在於

路側太子即問此爲何人從者答曰此病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爲病答曰夫謂病者皆由嗜欲飲食無度四大不調轉變成病百節苦痛氣力虛微飲食寡少眠卧不安雖有身手不能自運要假他力然後坐起爾時太子以慈悲心看彼病人自生愁憂又復問言此人獨爾餘皆然耶答曰一切人民無有貴賤同有此病太子聞已心自念言如此病苦普應嬰之云何世人耽樂不畏作此念已深生恐怖身心顫動譬如月影現波浪水語從者言尺六

如此身者是大苦聚世人於中橫生歡樂愚  
癡無識不知覺悟今者云何欲往彼園遊觀  
嬉戲即便迴車還入王宮坐自思惟愁憂不  
樂王問從者太子今出寧有樂不從者答言  
始出南門逢見病人以此不樂即迴車還王  
聞此語心大愁憂慮其出家時王即便問諸  
臣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愁憂不  
樂以此事故吾勑卿等淨治道路無令老病  
在於巷側云何今出於城南門而復致有疾  
病人耶又令太子逢值見之諸臣答言近受

王勑嚴命外伺勿使有諸臭穢老病在於道  
側互相撿覆無敢懈怠不知何緣忽有病人  
非是我等之罪咎也爾時王問諸從者言汝  
等並見病人在路何從而至從者答曰無有  
蹤跡不知何來時王深於太子生猶豫心恐  
其學道更增妓女而悅其意又復欲使於五  
欲中生戀著心爾時有一婆羅門子名憂陀  
夷聰明智慧極有才辯時王即便請來入宮  
而語之言太子今者不樂在世受於五欲恐  
其不久出家學道汝可與之共作朋屬具說

世間五欲樂事令其心動不樂出家時憂陀  
夷八六即便答言太子聰明無與等者所知書論  
皆悉淵博並是我今所未曾聞云何見使誘  
說之耶譬以藕絲欲懸須彌我亦如是終不  
能迴太子之心大王既勅令作朋友要當自  
竭我所知見時憂陀夷受王勅已隨從太子  
行住坐卧不敢遠離時王又復選諸妓女聰  
明智慧顏容端正善於歌舞能惑人者種種  
莊飾光麗悅目皆悉遣往給侍太子爾時太  
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此語心自念言

彼憂陀夷既與太子共爲朋友今若出遊或  
勝於前無復厭俗樂出家心作是念已即便  
聽許時王又復集諸大臣悉語之言太子今  
者復求出遊我不忍違已復聽之太子前出  
東南二門已見老病還輒憂愁今者宜令從  
西門出我心慮其還又不樂然憂陀夷是其  
良友異今出還不復應爾卿等好令修治道  
路園林臺觀皆使嚴整香華旛蓋數倍於前  
無令復有老病臭穢在道側也臣受勅已即  
語外司嚴治道路并及園林光麗倍常王又

先送諸妙妓女置彼園中又復勅語憂陀夷  
言若當路側有不祥事可以方便誘悅其心  
并勅諸臣隨從太子皆令伺察若有不吉遠  
驅逐之爾時太子與憂陀夷百官導從燒香  
散華作衆妓樂出城西門時淨居天心自念  
言先現老病於二城門舉衆皆見令白淨王  
八  
瞋責從者并及外司太子今出王制嚴峻我  
今現死人若皆見者增王忿怒必加罰戮枉  
及無辜我於今日所現之事唯令太子及憂  
陀夷二人見耳使餘官屬不受責也作此念

已即便來下化爲死人四人舉輿以諸香華  
布散屍上室家大小號哭送之爾時太子與  
憂陀夷二人獨見太子問言此爲何人而以  
華香莊飾其上復有人衆號哭相送時憂陀  
夷以王勅故默然不答如是三問淨居天王  
威神之力使憂陀夷不覺答言是死人也太  
子又問何謂爲死憂陀夷言夫謂死者刀風  
解形神識去矣四體諸根無所復知此人在  
世貪著五欲愛惜錢財辛苦經營唯知積聚  
不識無常今者一旦捨之而死又爲父母親

戚眷屬之所愛念命終之後猶如草木恩情好惡不復相關如是死者誠可哀也太子聞已心大戰怖又問憂陀夷言唯此人死餘亦當然即復答言一切世人皆應如此無有貴賤而得免脫太子素性恬靜難動既聞此語不能自安即以微聲語憂陀夷世間乃復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即勑御者可迴車還御者答言前出二門未到園所中路而返致令大王深見瞋責今者豈敢復如此耶時憂陀夷語御者言如

汝所說不應便歸即復前行至彼園中香華  
旛蓋作衆妓樂衆妓端正猶如諸天妓女無  
異於太子前名競歌舞莫以姿態悅動其意  
太子心安不可移轉即止園中蔭息樹間除  
其侍衛端坐思惟憶昔曾在閻浮樹下遠離  
欲界乃至得於第四禪定爾時憂陀夷到太  
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見勑令與太子共爲朋  
友脫有得失互相開悟朋友之法其要有三  
一者見有過失輒相諫曉二者見有好事深  
生隨喜三者在於苦厄不相棄捨今獻誠言

願不見責古昔諸王及今現在皆悉受於五欲之樂然後出家太子云何求絕不顧又人生世宜順人行無有棄國而學道者唯願太子受於五欲令有子息不絕王嗣爾時太子而答之言誠如所說但我不以捐國故爾亦

復不言五欲無樂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於五欲不敢愛著汝向所言古昔諸王先經王欲然後出家此諸王等今在何許以愛欲故或在地獄或在餓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天以有如是輪轉苦故是以我欲離老病苦生死

法耳汝今云何令我受之時憂陀夷雖竭才辯勸獎太子不能令迴即使退坐歸於所止太子仍勅嚴駕還宮諸妓女衆及憂陀夷愁憂慘感顏貌顰蹙如人新喪所愛親屬太子到宮惻愴倍常時白淨王呼憂陀夷而問之

尺六

十一

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憂陀夷言出城不遠逢見死人亦不知其從何而來太子與我同時見之太子問言此爲何人我亦不覺答是死人時王即復問諸從者汝等皆見城西門外有死人不從者答言我等不見王聞此語

神意豁然而自念言太子憂陀夷二人獨見此是天力非諸臣咎必定當如阿私陀言作此念已心大苦惱復增妓女以娛樂之日日遣人慰誘太子而語之言國是汝有何故愁憂而不樂耶王又嚴勅諸妓女衆悅太子意勿捨晝夜時白淨王雖知天力非復人事愛重太子不能不言心自思惟太子前已出三城門今者唯有北門未出其必不久更求出遊當復莊嚴彼外園林倍令光麗勿使有諸不可意事如所思惟具勅諸臣時王又復心

自願言太子若出城北門時唯願諸天勿復現於不吉祥事復令我子心生憂惱既心願已逆勅御者太子若出當令乘馬使得四望見諸人民光麗莊飾是時太子啓王出遊王不忍違便與憂陀夷及餘宮屬前後導從出城北門到彼園所太子下馬止息於樹除去侍衛端坐思惟念於世間老病死苦時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視地而行在太子前太子見已即便問言汝是何人比丘答言我是比丘太子又問何謂比丘答言

能破結賊不受後身故曰比丘世間皆悉無常危脆我所修學無漏聖道不著色聲香味觸法永得無爲到解脫岸作此言已於太子前現神通力騰虛而去當爾之時諸從官屬皆悉覩見太子旣已見此比丘又聞廣說出家功德會其宿懷耽欲之情便自唱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爲勝我當決定修學是道作此語已即便索馬還歸宮城於時太子心生欣慶而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苦晝夜常恐爲此所逼今見比丘開悟我情示解

尺六

十三

脫路作此念已即自思惟方便求覓出家因緣爾時白淨王問憂陀夷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時憂陀夷即答王言太子向出所經道路無諸不祥旣到園中太子獨自在於樹下遙見一人剃除鬚髮著染色衣來太子前而

共言語言語旣畢騰虛而去竟亦不知何所論說太子因是嚴駕而歸當爾之時顏容歡悅還至宮中方生憂愁時白淨王旣聞此語心生狐疑亦復不知是何瑞相深懷懊惱而自念言太子決定捨家學道又其納妃久而

無子我今應勑耶輸陀羅當思方便莫絕國嗣復應警誠勿使太子去而不知既作是念如所思惟即便勑於耶輸陀羅耶輸陀羅聞王勑已心懷慙愧默然而住行止坐卧不離太子時王復增諸妙妓女以娛樂之爾時太子年一十九尺六十三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家之時而便往至於父王所威儀庠序猶如帝釋往詣梵天傍臣見已而白王言太子今者來大王所王聞此言憂喜交集太子既至頭面作禮爾時父王即便抱之而勑令坐太子坐已

白父王言恩愛集會必有別離唯願聽我出家學道一切衆生愛別離苦皆使解脫願必垂許不見留難時白淨王聞太子語心大苦痛猶如金剛摧破於山舉身顫掉不安本座執太子手不復能言啼泣流淚噓唏哽咽如是良久微聲而言汝今宜應息出家意所以者何年既少壯國未有嗣而便委我曾不迴顧爾時太子既見父王流淚不許還歸所止思惟出家愁憂不樂爾時迦比羅施拘國諸大相師並知太子若不出家過七日後得轉

輪王位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各以所知往白  
王言釋迦種姓於此方興王聞是語心生歡  
喜即勑諸臣并釋種子汝聞相師如此言不  
皆應日夜侍衛太子於城四門門各千人周  
而城外一踰闈那內羅置人衆而防護之復  
勅耶輸陀羅并諸內官倍加警誠過於七日  
勿使出家時王又來至太子所太子遙見即  
往奉迎頭面禮足問訊起居王語太子我昔  
旣聞阿私陀說及衆相師并諸奇瑞必定知  
汝不樂處世國嗣旣重屬當相係唯願爲我

生汝一子然後絕俗不復相違爾時太子聞  
父王言心自思惟大王所以苦留我者正自  
爲國無紹嗣耳作是念已而答王言善哉如  
勑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時耶輸陀羅便覺體  
異自知有娠王聞太子如勑之言心大歡喜

當謂太子七日之內必未有兒若過此期轉  
輪王位自然而至不復出家爾時太子心自  
念言我年已至一十有九今是二月復是七  
日宜應方便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時  
又於父王所願已滿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

四天王宮乃至照於淨居天宮不令人間見此光明爾時諸天見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便來下到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者正是成熟之時於是太子答諸天言如汝等語今正是時然父王勑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今太子出使無知者諸天即便以其神力令諸官屬皆悉淳卧爾時耶輸陀羅眠卧之中得三大夢一者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者夢失右臂得此

夢已眼中驚覺心大怖懼白太子言我於眼中得三惡夢太子問言汝夢何等耶輸陀羅即便具說所夢之事太子語言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非實汝今不應橫生怖畏耶輸陀羅又語太子如我自十六忖所夢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慮要不令汝有不祥事耶十五輸陀羅聞此語已即便還眠太子即從座起徧觀妓女及耶輸陀羅皆如木人譬如芭焦中無堅實或有倚伏於樂器上臂脚垂地更

相枕卧鼻涕目淚口中流涎又復徧觀妻及  
妓女見其形體髮爪髓腦骨齒觸體皮膚肌  
肉筋脉肪血心肺脾腎肝膽腸胃屎尿涕唾  
外爲革囊中盛臭穢無一可奇強熏以香飾  
以華綵譬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百年之命  
卧消其半又多憂惱其樂無幾世人云何恒  
見此事而不覺悟又於其中貪著姪欲我今  
當學古昔諸佛所修之行急應遠此大火之  
聚爾時太子思如是已至於後夜淨居天王  
及欲界諸天充滿虛空即共同聲白太子言

內外眷屬皆悉惛卧今者正是出家之時爾  
時太子即便自往至車匿所以天力故車匿  
自覺而語之言汝可爲我鞍健陟來爾時車  
匿聞此言已舉身顛怖心懷猶豫一者不欲  
違太子命二者畏王勑旨嚴峻思惟良久流  
淚而言大王慈勅如是之嚴且又今者非遊  
觀時又非降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  
中而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又復語車匿言  
我今欲爲一切衆生降伏煩惱結使賊故汝  
今不應違我此意爾時車匿舉聲號泣欲令

耶輸陀羅及諸眷屬皆悉覺知太子當去以天神力惛卧如故車匿即便牽馬而來太子徐前而語車匿及以犍陟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十六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是犍陟不復噴鳴爾時太子見明相出放身光明徹照十方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諸天即便令城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聲太子於是從門而出虛空諸天讚歎隨從爾時

太子又師子吼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終不還宮我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不能轉於法輪要不還與父王相見若當不盡恩愛之情終不還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當於太子說此誓時虛空諸天讚言善哉斯言必果至于天曉所行道路已三踰闍那時諸天衆既從太子至此處已所爲事畢忽然不現爾時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太子見此園林寂靜無諸誼開心生歡喜諸根悅豫即便下馬撫背而

言所難爲事汝作已畢又語車匿馬行駿疾  
如金翅鳥王汝恒隨從不離我側世間之人  
或有善心而形不隨或運形力而心不稱汝  
十六  
今心形皆悉無違又世間人處富貴者竟隨  
奉事我旣捨國來此林中唯汝一人獨能隨  
十七  
我甚爲希有我今旣已至閑靜處汝便可與  
犍陟俱還宮也爾時車匿聞此語已悲號啼  
泣迷悶躰地不能自勝於是犍陟旣聞被遣  
屈膝舐足淚落如雨車匿答言我今云何忍  
聽太子如此言耶我於宮中違大王勑輒鞍

犍陟以與太子致令今日來至於此父王及  
摩訶波闍波提失太子故必當憂惱宮中內  
外亦應騷動又復此處多諸險難猛獸毒蟲  
交橫道路我今云何而捨太子獨還宮耶太子  
即便答車匿言世間之法獨生獨死豈復  
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諸苦我當云何與此作  
偈吾今爲欲斷諸苦故而來至此苦若斷時  
然後當與一切衆生而作伴侶我於即時諸  
苦未離云何而得爲汝作侶車匿又曰太子  
生來長於深宮身體手足皆悉柔軟眠卧牀

禪無不細滑如何一旦履藉荆棘瓦礫泥土  
止宿樹下太子答言誠如汝語設我住宮乃  
可免此荆棘之患老病死苦會自見侵車匿  
既聞太子此語悲泣垂淚默然而住于時太  
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劍而師子吼過去諸佛

爲成就阿禪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棄飾好  
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作此言已便  
脫寶冠髻中明珠以與車匿而語之曰以此  
寶冠及以明珠致王足下汝可爲我上白大  
王我今不爲生天樂故亦復非不孝順父母

亦無忿恨瞋恚之心但以畏彼生老病死爲  
除斷故來至此耳汝應助我隨喜欣慶勿於  
吉祥更生悲愁父王若謂我今出家未是時  
者汝以我語上啓大王老病死至豈有定時  
人雖少壯焉得免此父王若復而責我言本  
要十六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及出  
宮時不啓聞者汝可爲我具啓父王耶輸陀  
羅久已有娠王自問之昔勑如此非爲專鞭  
往古有諸轉輪聖王厭國位者入於山林出  
家求道無有中途還受五欲我今出家亦復

如是未成菩提終不還宮內外眷屬皆當於  
我有恩愛情可以汝辯爲解釋之勿使於我  
橫生憂惱太子又復脫身瓔珞以授車匿而  
語之言汝可爲我持此瓔珞奉摩訶波闍波  
提道我今爲斷諸苦本故出宮城求滿此願  
勿復於我反更生苦又脫身上餘莊嚴具以  
與耶輸陀羅亦復語言人生於世愛別離苦  
我今爲欲斷此諸苦出家學道勿以我故恒  
生愁憂并諸親屬皆亦如是爾時車匿聞此  
語已倍增悲絕不忍違於太子勅令即便長

跪受取寶冠明珠瓔珞及嚴飾具垂淚而言  
我聞太子如此志願舉身顛掉設令有人心  
如木石聞此語者亦當悲感況我生來奉侍  
太子聞此誓言而不感絕唯願太子捨於此  
志勿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并  
六 餘親屬生大悲苦若使決定不迴此意勿於  
是處而復棄我我今歸依太子足下終不見  
有違離去理設當還宮王必責我云何獨委  
十九 太子而歸欲今何言上答大王太子答言汝  
今不應作如此語世皆離別豈常集聚我生

七日而母命終母子尚有死生之別而況餘人汝勿於我偏生戀慕可與犍陟俱還宮也如是再勑猶不肯去爾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即發願言今落鬚髮願與一切斷除煩惱及以習障釋提桓因接髮而去虛空諸天燒香散華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哉爾時太子剃鬚髮已自見其身所著之衣猶是七寶即心念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所著衣服不當如此時淨居天於太子前化作獵師身被袈裟太子既見心大歡喜而語之言汝所

著衣是寂靜服徃昔諸佛之標幟也云何著此而爲罪行獵者答言我著袈裟以誘羣鹿鹿見袈裟皆來近我我得殺之太子又言若如汝說著此袈裟但欲爲殺諸鹿故耳非求解脫而服之也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汝貿易吾服此衣爲欲攝救一切衆生斷其煩惱獵者答言善哉如告即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依過去諸佛所服之法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昇虛空歸其所止于時空中有異光明車匿見此心生奇特歎未曾有今此瑞

應非爲小緣車匿既見太子剃除鬚髮身著

法服定知太子必不可迴悶絕於地倍增煩

惱爾時太子而語之言汝今宜應捨此悲愁

便還宮城具宣我意太子於是即徐前行車  
尺六

二十

匿歎頭面作禮乃至遠望不見太子然後

方起舉體顛掉不能自勝顧看犍陟及莊嚴

具嗚咽悲哽涕泗交流即牽犍陟執持寶冠

嚴身之具車匿號咷健陟悲鳴緣路而還爾

時太子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時彼

林中有諸鳥獸既見太子皆悉矚目端住不

太子坐已觀察彼諸仙人之行或有以草而

爲衣者或以樹皮樹葉以衣服者或有唯食

草本華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或三

日一食如是行於自餓之法或事水火或奉

日月或翹一脚或卧塵土或有卧於荆棘之

瞬跋伽仙人遙見太子而自念言此是何神

爲日月天爲帝釋耶便與眷屬來迎太子深

生敬重而作是言善來仁者太子旣見諸仙

人衆心意柔軟威儀庠序太子即便前其住

處諸仙人等無復威光皆悉同來請太子坐

上或有卧於水火之側太子旣見如此苦行  
即便問於跋伽仙人汝等今者修此苦行甚  
爲奇特皆欲求於何等果報仙人答言修此  
苦行爲欲生天太子又問諸天雖樂福盡則  
十六窮輪迴六道終爲苦聚汝等云何修諸苦因  
二十一以求苦報太子即便心自歎言賞人爲寶故  
入大海王爲國土興師相伐今諸仙人爲生  
天故修此苦行作是歎已默然而住跋伽仙  
人即問太子仁者何意默然不言我等所行  
非真正耶太子答言汝等所行非不至苦然

求果報終不離苦太子與諸仙人設此議論  
言語往復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一宿旣  
至明旦復更思惟此諸仙人雖修苦行皆非  
解脫真正之道我今不應止住於此即與仙  
人辯別欲去時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來此  
我皆歡喜令我人衆威德增盛今者何故而  
忽欲去爲是我等失於威儀爲此衆中相犯  
觸耶以何因緣不住於此太子答言非是汝  
等有如是失賓主之儀亦無所少但汝所修  
增長苦因我今學道爲斷苦本以此因緣是

故去耳諸仙人衆自共議言其所修道極爲廣大云何我等而得留之爾時有一仙人善知相法語衆人言今此仁者諸相具足必當得於一切種智爲天人師即便俱往詣太子所而作是言所學道異不敢相留若欲去者可向北行彼有大仙名阿羅邏迦蘭仁者可往就其語論我觀仁者亦當不必住於彼處於是太子即便北行諸仙人衆見太子去心懷懊惱合掌隨送極望絕視然後乃還爾時太子既出宮已至於天曉耶輸陀羅及諸婦

女從眠而覺不見太子悲號啼泣即便往啓摩訶波闍波提今旦忽失太子所在摩訶波闍波提聞是語已迷悶躯地如是展轉乃至達王王聞此言屹然無聲失其情魄若喪四體舉宮內外皆亦如是時諸大臣六即入檢視太子住處案行宮城見城北門自然已開又復不見車匿捷陟即問門司誰開此者互相推檢皆云不知并問防人亦云不解此門開意于時大臣心自思惟北門旣開太子必當從此而出宜速尋覓太子所在即勑千乘萬

騎駱驛四出追求太子以天力故迷失道徑不知所之即便還歸白大王言推尋太子不知所在爾時車匿步牽捷陟及莊嚴具悲泣嗚咽隨路而還舉邑人民見此驚愕無不懊惱悉皆競來問車匿言汝送太子置於何處今與捷陟而獨還耶車匿既得諸人此問倍更悲絕不能答之此諸人民雖見捷陟被帶鞍勒七寶莊嚴不見太子猶若死人飾以華綵於是車匿前入宮城捷陟悲嘶諸廄羣馬一時哀鳴外諸官屬白摩訶波闍波提及耶

輸陀羅言車匿唯與捷陟俱還聞此言已宛轉于地而自念曰今者唯聞車匿捷陟相隨俱還而不聞道太子歸聲摩訶波闍波提即作是言我養太子至年長大一旦捨我不知所在譬如樹結華成實臨熟落地又如飢人遇百味饌臨欲食之忽然翻倒耶輸陀羅又自言曰我與太子行住坐卧不相遠離今者捨我莫知所趣古昔諸王入山學道皆將妻子不暫相棄世間之人一過相識別不相忘夫婦之情恩愛之深而乃反更如是之薄

詰車匿言寧與智者而作怨讐不共愚人以爲親厚汝癡頑人盜送太子置於何處令此釋族不復熾盛又責犍陟汝載太子出此王宮近去之時寂然無聲今者空返何意悲嘶爾時車匿即便答言勿責於我及以犍陟所以者何此是天力非人所爲當於爾夕夫人媛女皆悉惛卧太子勑我令起鞁馬我於爾時以大高聲而諫太子欲使夫人及諸媛女聞此驚悟及鞁犍陟都無覺者城門每開闔四十里當爾之時自然而開又無一聲如此

之事豈非天力出城之時天令諸神手捧馬足并接於我虛空諸天隨從無數我當云何而能止耶時天旣曉行三踰闍那至彼跋伽仙人住處又復有奇特異事願聽我說太子旣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馬手撫馬背并勑於我令還宮城我於此時隨從太子求無歸意太子見遣終不聽住又復就我取七寶劍而自唱言過去諸佛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於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唱此言已即脫寶冠及以明

珠悉付我還置王足下又以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我於爾時雖聞此誨猶待左右無有歸情于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天於空中隨接而去即便前行逢於獵者以身所著七寶妙衣而與獵人貿易袈裟於是虛空有大光明我見太子形服既變深知其意必不可迴我即悶絕心大懊惱太子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我便於彼辭別而歸此諸奇特皆是天力非復人事願勿責我及犍陟也時摩訶波闍波提及

耶輸陀羅既聞車匿說此事已心小醒悟默然無聲爾時白淨王悶絕始醒勑喚車匿而語之言汝云何令諸釋種姓生大苦惱我有嚴制勑內外官屬守護太子畏其出家汝復何意輒駁犍陟而與太子令密去耶車匿聞已生大怖懼而啓王言太子出城實非我咎唯願大王聽我具說即以寶冠及髻中明珠置王足下太子令我以此冠珠置王足下七寶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餘莊嚴具與耶輸陀羅王見諸物倍增悲絕雖復木石猶尚有

感況乃父子恩愛之深車匿具以前事而啓  
王言太子勑我父王若謂本要有子當聽出  
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臨去之時又不啓者  
汝可爲我具答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娠王  
宜問之昔勅尺六如此非爲專輒王聞此言即便  
二十五遣問耶輸陀羅太子云汝久已有娠實如此  
不耶輸陀羅即答信言當於大王來此宮時  
太子指我即覺有娠王聞其語生奇特心憂  
惱暫歇而自念言我前所以許令有子聽出  
家者七日之中必無子理轉輪王位自然而

至不謂七日未滿而便有娠深自咎悼智慧  
淺短所爲方便不能住之輕作此約重增悔  
恨太子神略出人意表今日之事亦復兼是  
諸大天力我今不應責車匿也時白淨王心  
自思惟太子出家必不可迴設使更作諸餘  
方便亦不能留雖復棄國出家學道然已有  
子不絕種嗣我今應勑耶輸陀羅好令將護  
所懷之子時白淨王愛念情深語車匿言我  
今當往尋求太子不知即時定在何許其今  
既已捨我學道我復何忍獨生獨活便當追

遂隨其所在爾時王師及與大臣聞王欲出尋求太子二人俱共來諫王言大王不應自生憂惱所以者何我觀太子見其相貌過去世中久已修習出家之業設復令爲釋提桓因亦當不樂況復今者轉輪王位而能留耶大王不憶太子初生而行七步舉手住言我生已盡是最後身諸梵天王釋提桓因悉來下從如此奇特云何樂世又復白王阿私陀仙昔相太子年十九出家學道必當成就一切種智今時既到大王何故而生愁苦又復

大王嚴勅內外守護太子慮恐出家而諸天來導引出城如是之事非復人力唯願大王當生歡喜勿懷愁惱不須自出若憶太子猶不已者我今當與大臣尋求所在王聞此語心自念言我知太子雖不可迴未忍便捨不復追之今當試令師及大臣更一尋也即便答師及大臣言善哉可去舉宮內外心皆苦惱佇遲速還於是王師大臣即便辭出追尋太子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二